

## 澳門 守望

# 新特區政府當務之急



新一屆特區政府快要上馬，各司長近日紛紛接受媒體訪問，大談施政理念與當務之急，予人非常積極正面的觀感。也許，政府以為的重中之重與市民的期待顯然有所落差。

先從行政法務方面觀察，歷屆政府都高舉官員問責的旗幟，可是，每次都偃旗息鼓，爛尾收場。澳門公務員接近3萬5千人，每19個澳門市民就有一個公務員，比例遠高於世界先進國家，但績效就遠差得多了。所謂問責，應該包括兩個方面，一個是部門職能架床疊屋，精簡部門是當前要務。二是精兵簡政，尤其每個部門都有一個不知職能的「職務主管」，都應該一一檢視簡化。在法務方面，如何有效與世界接軌，確保澳門居民的基本人權，尤其明年舉行的立法議員選舉，DQ陰霾是否再次籠罩澳門，想必是市民非常關心的事。

在工務運輸交通範疇，譚偉文作為環保局長，理應秉持環保精神去運作工務。在他主管部門下，公私營部門林立，職能重覆，實在需要大

刀闊斧去砍掉那些不作為的部門。誠如譚司長日前所言，輕軌是澳門未來的公交樞紐，盼望能言出必行。再者，多年以來，澳門市民遇上天氣變化又或颱風來臨，率先登入的不是澳門氣象台，而是珠海氣象部門。換句話說，氣象台需要有一番新的氣象才能重建公信力。公交方面，是否仍然要年年補貼巴士公司10億以上，才能維持現在的服務。市民搭車難，譚司長說對於網約車持開放態度，就拭目以待。

李偉農卸任前，感謝部門同事多年以來的協助，市民非常期待科班出身的新司長戴建業有一番作為，尤其在面對賭業獨大，旅遊承載量等重大議題上有一番新作為。

柯嵐接任社文司，普羅家長非常期待在普及教育有一番新作為，尤其在減負方面。目前，莘莘學子早出晚歸，要應付正常的課業已經非常吃力，近年還加上很多所謂多元實作的功課，家長落手落腳幫忙都應接不下。近年，澳門青少年及老人自殺非常嚴重，社文司如何有針對性地改善目前低效的四級聯防，也許是市民最關心的了。

黃少澤連任保安司工作，市民期望進一步提高施政透明度，從冷冰冰的屍體發現案，到社會監控，再到無理拒絕外地學者專家進澳門講學，都讓市民覺得過慮。

當岑浩輝特首多次開金口，說很願意聆聽市民的意見與感受，充耳不聞已讓市民的觀感大打折扣，不如真心誠意去接納市民的建言。

## 觀天 察地

# 敘利亞變天，以後呢？

至2011年開始持續十一年的敘利亞內戰，似乎戲劇性的結束了：在似乎毫無先兆的情況下，敘利亞的反政府武裝十二天內從南北兩個方向夾擊，最終在上星期日（12月8日）攻下了首都大馬士革。總統巴沙爾乘坐專機到盟國俄羅斯尋求政治庇護。

當前局勢，可以說是地區和全球格局變化的延伸：統治了敘利亞超過五十年的阿薩德家族，一直都是蘇聯（和現在俄羅斯）的盟友，後者在敘利亞設有在地中海唯一的海軍和空軍基地，又為敘利亞政府提供大批武器。另一方面，伊斯蘭世界少數什葉派的「大阿哥」伊朗，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，扭轉了巴列維王朝時期的親美政策，走上反西方的道路。阿薩德家族雖然是阿拉伯人，但信仰的阿拉維派卻是什葉派一個分支，與沙特阿拉伯、埃及和土耳其等遜尼派國家不同，自然也與伊朗結成了同盟，同時成為了伊朗向黎巴嫩什葉派武裝組織「真主黨」運輸物資的中轉站。

不過過去兩年來，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上，要在七十二小時內攻陷基輔，到如今反而陷入膠着狀態。從去年持續至今的以哈衝突，到以

色列與真主黨之間的衝突，在以色列強硬派總理內塔尼亞胡接連打擊下，哈馬斯和真主黨喪失了作戰能力。支持敘利亞政府的兩支勢力都無法支援盟友，加上長期遭受制裁、戰爭破壞、人才外流，當地經濟也出現崩潰。一旦發動攻勢，一路上摧枯拉朽是可以預期的，只是政府軍倒下的速度比預期中快很多。



如今由沙姆解放組織領軍的反政府武裝已經控制了大馬士革，並且發出安民告示。只是這個受土耳其支持的組織，過去曾經是蓋達組織在敘利亞的分支，背景並不乾淨。雖然組織的頭面人物聲言要組織具包容性的政府，但作為一個擁有相當數量的基督徒群體、宗教信仰多元的國家，組織能否信守承諾，保障他們的生命安全和信仰自由，是需要大家密切關注的地方。這也將會是敘利亞能否成功重建，或者再次爆發難民危機的試金石。

## 教育 視點

# 從《破·地獄》的髒房間到永恆家園： 面對死亡的哲學思考

最近，我觀看了香港電影《破·地獄》。這部電影以殯儀業為題材，透過道教喪禮科儀法事「破地獄」，探討人與人之間的聯繫、生與死議題。電影中，許多橋段都觸動了我們對死亡的思考，尤其是一位母親執意要為亡兒進行防腐處理的情節，更是令人印象深刻。

這位母親的行為，在傳統的喪葬觀念中是極為罕見的。她無法接受孩子的離去，希望透過這種方式，將孩子永遠留在身邊。這個情節，或許有些極端，卻真實地反映了我們對死亡的恐懼和不捨。我們害怕失去所愛的人，害怕面對生命的無常。

正是因為《破·地獄》中這段情節，讓我聯想到我們對死亡的普遍恐懼，以及宗教信仰如何為我們提供慰藉。以下，我將結合電影中的情節，以及哲學、宗教等多個角度，來深入探討我們對死亡的看法。

### 從《破·地獄》的髒房間到永恆家園：面對死亡的哲學思考

試想一下，你被困在一間髒亂不堪的房間裡，四周堆滿了垃圾，空氣中瀰漫著一股難聞的氣味。你會感到恐懼、焦慮，迫不及待地想逃離這個令人窒息的環境。然而，當你得知這只是暫時的，很快你就能離開這個房間，進入一個乾淨明亮的新世界時，你的恐懼是否會減輕許多？

死亡，或許就像這間髒房間。它代表著一個未知的領域，一個我們無法確定的終點。我們對死亡的恐懼，源於對未知的恐懼，以及對失去所愛之人的不捨。然而，如果我們能將死亡視為一次旅程，從一個充滿塵埃的房間，走向一個更廣闊、更美好的空間，那麼我們對死亡的恐懼是否會有所減輕？

電影《破·地獄》中，那位母親執意將亡兒的遺體進行防腐處理，希望以此留住逝去的親人。這個極端的舉動，讓我們不禁思考：死亡究竟是什麼？我們對死亡的恐懼從何而來？

我們可以將電影中的情節與上述髒房間的比喻結合起來。這個房間代表著我們的身體，一個不斷衰老、走向毀滅的容器。母親希望通過防腐處理，將孩子永遠留在這個「房間」裡，就像我們希望永遠留住青春和健康一樣。然而，這是不可能的。

死亡就像離開這個髒房間，踏上一次未知的旅程。我們不知道旅程的終點在哪裡，會遇到什麼。這種未知性讓我們感到恐懼。但如果我們能將死亡視為一次轉變，從一個有限的空間進入一個無限的宇宙，那麼我們對死亡的恐懼是否會有所減輕？

### 宗教信仰的慰藉與苦難的補贖

許多宗教信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關於死亡的解釋。例如，天主教的「諸聖相通功」認為，透過祈禱和善行，我們可以幫助那些在煉獄中受苦的靈魂早日升入天堂，而道教的「破地獄」儀式，也是為了幫助亡魂脫離苦海。此外，宗教也強調苦難

的補贖作用。臨終前的痛苦，可以視為對人生中罪過的贖罪，是一種淨化的過程。因此，我們不應將痛苦視為折磨，而應感恩有這樣的機會。

### 《破·地獄》中的哲學思考

《破·地獄》不僅是一部電影，更是一部關於生死哲學的深度探索。電影中，黃子華飾演的魏道生，一位因疫情轉行成為殯儀師的婚禮策劃師，他的角色不僅僅是劇情推動者，更是貫穿全片的哲學思考者。他那句經典台詞：「不止死人要超渡，生人也需要破地獄，生人都有好多地獄。」道出了他對死亡與人生的獨特見解。

魏道生認為，死亡並非生命的終點，而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認為生者也活在各自的地獄之中。這些地獄可能是內心的恐懼、執著，或是人際關係的困擾。透過傳統的喪葬儀式，不僅可以超度亡魂，更能幫助生者釋放內心的束縛，從而達到一種精神上的解脫。

電影中，魏道生幫助那位執意要為亡兒防腐的母親，看似荒誕，卻正反映了這位母親內心的深層恐懼。而電影中的另外一個情節，魏道生毅然決然地站出來，幫助熙雯的同性伴侶實現了最後的心願。他偷偷安排兩人見面，讓她們在生離死別之際，能夠好好告別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將熙雯的骨灰交到了她最愛的人手中，讓這份愛得以延續，則展現了對多元性別的包容和對愛情的尊重。這些看似超脫常規的行為，正是魏道生「破地獄」理念的具體實踐。

電影的高潮部分，由衛詩雅飾演的文哥女兒文玥為父親進行破地獄儀式，更進一步深化了這個主題。這個儀式不僅是對亡者的告別，更是對家族歷史的和解，以及對女性地位的重新審視。

### 從髒房間到永恆家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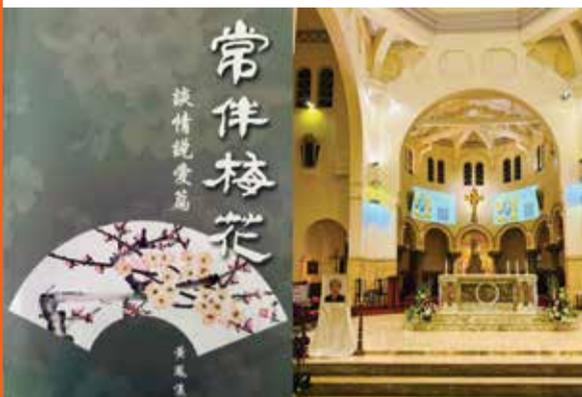
回到髒房間的比喻，我們可以將這個房間看作是我們現世的軀體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我們的軀體會逐漸老化，最終走向毀滅。而死亡，就是我們離開這個「髒房間」的時刻。但我們可以相信，在死亡之後，我們將進入一個更美好的「房間」，一個沒有痛苦、沒有疾病的永恆家園。

《破·地獄》讓我們重新思考死亡的意義。死亡並非生命的終結，而是生命的一個轉折點。透過宗教信仰、哲學思考和對死亡的坦然接受，我們可以更好地面對死亡，活出更充實的人生。



## 十字 路上

# 梅花隕落有餘香



將臨期第一主日，黃鳳儀修女蒙召回歸天家，結束了八十三年的人生。

對於生死，黃修女看得十分透徹。她在《常伴梅花》一書的最終章，於2004年8

月以「安息主懷」為題，記載她回應記者關於她甚麼時候退休的提問。她寫到：「對我來說，這個不情不願的時刻，早就到了。對教學，已有膩的感覺。所教的課已經教了十多年，重複又重複的，已有枯竭之感，也沒有力氣去添些甚麼新意。這還不算，比較嚴重的是，不想活下去了。曾經試過晚上躺下休息時，那顆心直揪著發悶，那一刻只想：在主內安息。這個安息主懷的念頭，已很有吸引力。」二十

年過去，凡事精益求精的黃修女終於如願，在獻盡所有的力氣後，安息於主懷。

作為研究新約的專家學者，黃修女從事教育工作多年，學生無數。2019年3月23日，她慷慨地應《澳門觀察報》的邀請，來澳主持《道不同，正好為謀——宗徒大事錄第十五章釋義》講座。黃修女選取這個標題，明顯是針對「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」的狹隘思想，她藉講解耶路撒冷宗徒會議的召開和結束，說明在福傳上持開放態度和做法的重要。對教會而言，這是一個明顯的分水嶺，從此福傳工作全面展開，使教會不只是猶太人的教會，更是普世的教會！

花開花落總有時，黃修女在信仰的旅途上已走到終點，留下來的，是福傳路上的梅花撲鼻香。